

禮記

文公會田序

管范文正公設義田立義學以資其鄉之困乏以教其鄉之子弟眉山蘇氏亦有義田以周其族人好學之困乏者而橫渠張子亦嘗欲效井田法以其半完國課以其半養賢周困皆此物此志也嘗見今人布施僧道供之至於延師教子有必可得之福顧吝惜焉而不為往徃有賢子弟以無資廢學者多矣是舛也今文公書舍成衆議所以為祀者欲倣文正諸公義田之意因各醵資為十大分每分壹金輪年生放名曰文公會本三年

之後取息以漸置田名其田曰文公會田除春秋奉祀
文公外以爲子弟燈油筆墨之資十年之後息多田廣
所以延師教子者在此所以養賢周困者亦在此將見
子孫賢俊絃誦成風無疆之慶不邀自至以視夫布施
僧道供養佛老其爲福果孰得而孰失哉

補過錄序

甲寅滇黔告變粵西附之時羽雲唐君守臨賀義不從
賊挈家詣肇初冬整旅入岑予始獲訂交觀其貌恂恂
若書生大約羊叔子杜武庫一流予隨以制君命得在
軍中親見其計誅林四馘孫雲客破王邦相鬱北容等
軍及在黃坡躬先士卒大致克捷其智勇兼備有足多
者後守封江又擒吳天偉等逆蓋其提師所至專以撫
綏百姓爲首務凡父老引見俱與之共飲食使得盡言
故地利敵情每先知之丁巳秋予避亂平樂粵東歸正
羽雲先受藩院密命鎮封開屹然長城復恢岑容降鬱

北諸城邑敵中聞羽雲名罔不震疊顧數奇李廣僅補制標右營人多謂官未酬功予睽別既久今秋抵潯謁制君得握手乃出所集補過錄示予其中親王將軍督撫章扎與恢取安集各處地方牌示細大畢具三年情事曲折如見咨嗟者久之不禁扼腕曰羽雲其真古名將哉夫為將者恨不能有功故無功而自以為功者衆矣即如淮陰之賢自謂多多益善王濬之老成常稱平吳功胸中每不能平孰有自知為過者今羽雲備歷艱難偉績昭昭其所集不曰功而曰過不曰有功而曰補過夫功過相對待言之者也功而言過則其居功也約

矣過而思補則其為功也多矣覽斯集者考其行事可不知羽雲之為人哉究其得失可不思羽雲之用心哉若羽雲者真可謂慎於言功也已觀其屢黜屢用毫無芥蒂聞命即馳求之古人殆未易幾異日天子撫髀樞府考績請以是錄為稱首

科試錄序

代王宗師

昔季子聘魯於十五國之風罔不論列使人審其辭而
知其政自宋以來以帖恬明經試士得人多矣間嘗考
其文章即以知其風俗其文正者其俗醇其文麗者其
俗雜蓋民之秀者為士而士之性情學問悉見於文章
莫可掩也粵西自吳逆變亂文教不興八載於茲予膺
天子簡命提衡斯土朝夕兢兢務期必得真士以稱
皇上敬求之意自入境覩其地方凋敝民生愁苦士一
菽不飽鶉衣百結自贍之不遑欲其得優游以盡心於
文藝豈不難哉予爰布條教俾其先知所向繼刊行各

大家文俾其得有所宗然轉盼槐黃縱有聰明特達之姿亦詎能驟幾純粹乃孟夏試桂林諸生中得卷若干童子中得卷若干以及諸秉鐸得卷若干雖引繩批根或尚多出入而其性情學問見於文字之間自有片段可觀蓋粵西山川秀異士生於斯鍾其靈盛伏處而匡居其英采煥發殆有不必繩以先輩而自軌於正者古人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此其是也若再假以歲月加以漸摩必將有大可觀者以進與十五國等予得藉手以報 聖天子不難矣因錄其尤者以示所尚爾諸生其敬勉之以副予孜孜造就之心可也

科試續編序

代王宗師

予先較士桂林得文若干首已付剞劂仲夏出巡各屬時以科期急迫由柳而賓州而南寧以迄潯梧平樂三月間舟車所歷四千餘里各屬七子隨到隨考予夙夜不遑虛心衡閱務得文如其人以副 皇上敬求之意諸生中得卷若干首童子中得卷若干首學博中得卷若干首雖兵燹之後學問容有未充而其才之可造時有光氣陸離譬之豐城之劍塵封雖久未加磨淬而其鋒穎茁又則固有在也亟授梓人以公同好是爲序

水雲集詩序

集何以水雲名言其無定在如流水行雲也流水行雲無定在而集名以之是集中之詩亦如流水行雲之無定在可知矣郁先羅子其先世會稽人著籍高要自少懷抱利器屢試於有司不得售學爲詞章以鳴其胸中不平之概舉凡名山大川征夫勞婦騷人墨客以至草木蟲魚珍禽怪獸奇花異卉苟觸於目皆發於詩而其爲詩疎爽而悲慨弔古感懷令人讀之不啻欲歌欲泣者真有似乎行雲流水也余遭逆變丙辰棄家詣肇得晤郁先於中丞陳公幕中班荆相與食而操南音解其

奚囊得覩諸作曰異哉羅子之酣於詩也已未欣逢光
復余循資補桂壇已數載矣羅子始從東來離愁八載
一朝傾寫亦猶乎流水行雲焉耳而羅子之詩益多意
益永琢句益精工羅子誠酣於詩也其將僅以自鳴耶
抑亦欲鳴於世也其自鳴與鳴世也不可不知亦猶行雲
之與流水焉耳矣羅子謂予序之予奚以序羅子之詩
哉惟以羅子之名集者序之而已矣雖然羅子抱利器
不得售苟慕義強仁者皆知重之吾又安知羅子之不
終售也羅子勉乎哉

行吟草序

嘗讀昌黎公言窮苦之辭易工而歡愉之言難好也誠
若斯言則詩必羈人怨女勞夫愁婦始能爲之若之何
而天保采薇爲廊廟之作皇華陟岵爲忠孝之章乎然
則謂詩人多窮詩必窮而後工者皆感慨憤惋之詞非
至中不易之論也余少失所怙又遭世變遷年十九始
知讀書學爲八股每見同輩折柳贈人尋奇分韻雖守
師訓不敢效顰但一聞佳句心竊向往數科偃蹇舉業
弛廢從同人後濫竽寒壇覽八桂山川形勝景有所觸
口不能言始歎學詩之不早也去冬奉憲檄遍歷桂屬

估計修理聖廟數日至永寧雨雪浹旬益欲一寫胸中
寥寂之况然撚鬚敲韻終不能就承州守涑洲葉公出
其所作行吟草示予讀之如疎雨春城淡雲秋月無搦
管苦索之勞有得意疾書之妙無景非情即無景非詩
而考公平生總角即以才名每一藝出膾炙人口書坊
爲之紙貴棘闈誤中副車甲午以恩選入辟雍歷仕燕
魏魯豫卓有賢聲豈嘗窮乎集中如高低曲折泉聲細
深淺青黃樹色濃野鳥有情音自遠茅菴無客戶常關
琢句何等精工至於眼前意中所見所思信筆拈來盡
成詩趣殆蘇長公所謂言笑怒罵皆成文章又白樂天
所謂文成必令老嫗聽之通曉而後脫稿者乎昔人云
文章到極絢爛處反極平淡非平淡也絢爛之極也予
於涑洲公之詩亦云因弁言於首以告能詩者若謂予
能詩然後能知涑洲公之詩則予豈敢

募刊岑溪縣誌序

古者採風之職專於太史故列國皆有史官迨秦廢封建而列國之史官始廢此郡邑志之不可不亟舉也岑舊有志燬於兵僅存殘編缺而不備先達李公景元會一纂輯亦未成書今年夏予奉委協理誌局通省郡邑乘悉得蒐覽閱岑溪誌書只載山川土田其間名宦人物遷客流寓節烈選舉仙釋藝文俱缺然無有心甚傷之因從府誌省誌內旁搜博採凡繫岑者悉為錄出已略成編約二百餘篇欲授之梓人計板料刊匠之費需七十餘金顧糧寒橐罄力不如心然失此不刊機會難

再咨嗟扼腕者久之適友人李泰生以應貢抵省就商之李君曰修誌美舉昔先人有志未逮子能成之是續先人之志也今邑父母趙公政通人和留心典故學博麥君邑尉吳君皆能相與有成子何不爲一言以告俾闔邑士民量力共捐聚腋成裘是在子矣余唯唯否否不知余言之足取信與否然果同志樂捐七十餘金之費而垂千萬世文獻之遺予亦曷敢以不敏謝爰爲言付李君歸以告諸當事同志者

食貨志序

書稱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余觀邑志凡飛潛動植之物種種備具足供飲食服舍婚喪之用蓋不必如范著作之令民種桑龔渤海之教民種韭薤菱茨而民間已有餘利矣惟是石隴峭峙客舫往來皆望瀧而止肩挽維難貿遷絕少貧寡之患在岑爲甚焉嘗見史祿導靈渠壘石作鐮激行六十里爲陡三十六使水循崖而上建瓴而下通舟楫利灌溉至於今賴之瀧底爲石所阻者不過二三里耳若召募石工鑿其巉巖塞其罅裂舟楫既通則商賈鱗集又何貧寡之足患倘得良有司

與邑之賢士大夫留心民瘼實力開疏則史祿導渠之功何難復見於今日哉

贈俞潔存序

錢塘浙之名區俞氏漢東望族余僻處西陲向從往來人得耳潔存名籍甚恨無由識荆乙丑秋杪乃潔存自滇南來不予棄得爲布衣交解其奚囊名公鉅卿所過贈章盈帙益知名下爲不虛竊自歎以潔存之才早年售至足跡遍天下徒爲山川紀勝耶昔韓昌黎送董邵南以爲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以卜其行之必有合也潔存前遊三秦與其難兄夢符先生丹黃牝牡號稱得士矣苟以爲未得志尤當曳裾燕趙胡爲乎而爲

滇南之游也豈其行之必有合耶抑將欲訪碧雞之往事而追長卿之盛軌耶皆未可知然潔存不之滇南則安能抵粵嶠使予憫數年前欲見之思耶若是則人生遇合真自有期潔存抱利器今歸摩礪以須則金華經幄拭目以之矣予喜得締交爰歌以贈之而并爲之序

壽王文宗序

用袁銜

從來定天下無他武以勸亂文以勸治而已吾粵自吳逆搆變勢使其衆威劫其民蓋藏盡於芻輓筋骨疲於道路百姓瑣尾化離自救之不贍奚暇治禮義惟是今上十九年秋廟謨已決大師四路進剿滇南撫臣以禍亂粗平宜急敷以文德疏請學臣 天子曰嘻是誠不可以或緩其慎選名儒治績最懋者其命往宣朕教大臣咸以公薦遂由民部郎中曲蓋朱旗承敕就道余時自光少量移銀臺親見 聖天子召命之隆又稔知公爲乙未名進士其房牘諸篇盛行於世膾炙人口至

今每一藝出京師輒紙貴其治交城並典學篆既養且教政績與魯恭文翁相表裏初擢行人擁節乘軒咏皇華而歌靡及稱使命焉洎天子欲以文士掌計部始進秩主事三遷皆在地官授登耗之書而清儉不改其素今膺特簡提文衡其所謂致賢以養民而養民以致賢者講之已舊必能以文教而勦吏治俾風俗登康樂之書多士咏菁莪之盛豈待問哉乃者孟夏念日麥秀梅雨適公嶽降之期憶公在計部既與予爲同僚今提衡粵西予又屬公子弟方欲馳一介少效華封而桂林諸學博高某等走書京師謂西粵士庶不沾文化者於

今八年公下車詣學即進諸生諭以道德性命之理獎其所至而勉其所不及憫遐陬少所見聞選前大家與國朝諸大家刊而行之又進師儒必以德行先弟子更簡有司宜以禮貌隆諸生即今雖尚未課士而士感其教人知自愛蒸蒸然自課已嚴於上課之矣嘗聞昔人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名其次立言公蚤擢巍科登仕版二十餘年海內莫不望其風采而恬淡如布衣士其德隆矣其名著矣且其言之見於文章者已如彼見於提命者又如此非皆堪不朽者耶願丐一言爲酌者先余思夫所謂三不朽者公誠備之矣而不知所以壽公

者尤未可更僕數也公系出瑯琊盛籍膠西其先世積善行仁祖德彌昭蓋不啻三槐之手植也今太翁古稀有七而封奉政大夫太母孫氏古稀有六而封宜人矍鑠健飯兩髯皤然地中仙也昆弟三人仲戊午舉孝廉季庚申成歲薦非所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者耶公素砥名行孝友夙聞所謂仰不愧而俯不作者其樂固已然矣今更秉衡鑒則得天下之英材而教育之者又於是乎在也夫是三樂蓋有天存焉不可強而致也而公業已悉致之如此況其若子若姪若孫並羨蘭翩長公蚤已選拔竚歌鹿鳴而列筵班一堂四世郁郁彬

彬其樂更何如耶余嘗考膠西爲仲舒舊所治地而王氏之族瑯琊爲最著蓋公之射策即董子天人也公之治績即雙鳧飛舄也公之孝友即王昆金友也粵西文衡大臣以公薦天子以公用真誠得人矣爾諸子侍公寓下其以三不朽滿觴於先而以予所言三樂再舉白於後至於爲天子慶得人爲吾粵歌有造封疆大臣必有特疏入告者將見報命之後爲聖天子鹽梅舟楫之佐輔德弼亮之臣而大溥其教化於天下壽蒼生以壽國家何可紀極又奚庸予之置喙爲謹序

送王文宗復命序

用孫探花銜

昔歐陽永叔與范司諫書謂大丈夫不為宰相當為諫官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天下躓之予以為此以言道之行分合言之者也若以行道言士不得為宰相當為文衡何也宰相坐朝堂為天子得人以勸治化文衡行直省為天子育才以備公卿蓋治天下以人才為先而文衡悉為儲之書所稱三有宅克即宅得人之謂也宰相有焉三有俊克即俊育才之謂也文衡有焉然則文衡雖官不及宰相而其以人事君之義詎有異哉 本朝定鼎垂四十年人文蔚起迺者

雲貴蕩平我 皇上右文而治孜孜以人才爲念故於
學臣特嚴其選去歲報最者合天下共八人而北埜王
先生實爲稱首京師嘖嘖僉謂粵西久困兵荒壬戌鄉
墨較前轉勝人才之盛誠較士者之得其人也予想望
丰采嘗欲以宰相文衡之說爲先生言之而未得其便
今年春 天子以安南國王克敦臣禮譜牒相承不敢
自擅請命於朝爰遣大臣賫勅往封予獲介使竊喜道
出粵西覽其山川名勝求王先生造士之法而表章之
以訓後世未至衡陽桂博高子暨諸學博郵其闔省縉
紳與戍闡中式者三十人緘抵予求序其言曰粵僻西

鄙遭逆變亂七載於茲學宮茂草博士弟子輕若弁髦
自我王公來秉文衡隆重師儒作養士子下學命講必
先德行而後文藝刊行各大家而文風翕焉丕變較士
之日訓迪尤殷崇獎廣勵咸知勸勉省郡明倫堂爲兵
馬蹂躪首捐俸倡修各郡邑文廟煥然俱新謂師道不
尊無以式多士特請諸憲賜坐賜茶以優其禮又慮士
之單寒者不能自給請於中丞郝公建設書院延致名
儒分齋授講凡王公之造就我西土者旣詳且至自
本朝以來未曾有兩也前代如姚公鏌張公岳皆以督
學廣西一遷總督一晉撫軍王公之德教章章若是異

日倘得如姚張二公之保惠我士庶也乎今當復命之
會值公出使之期敢丐一言爲祖酌先予啟械贊道不
置以不能文辭者再三而粵西諸公使促者踵至因思
夫文衡一官爲天子籲俊厥任良重在昔如歐文忠公
知貢舉一振頽風多士猶嗤之後乃少變蘇端明則自
謂目迷五色蓋知人自古爲難而以文知人則尤難今
王先生較粵西大家合選一頒而文章驟臻於古不來
多士之嗤壬戌所錄三十人半爲先生科試前茅悉皆
知名士罔有遺珠之歎則先生之衡士豈不迥出尋常
萬萬哉宜乎院同交薦以爲邦家之光者也且先生之
造士者旣如此則他日坐廟堂相天子進退黜陟爲天
下得人以盡乎以人事君之義者拭目以待豈直如姚
公總督兩廣張公巡撫廣西之照耀往冊已哉夫宰相
諫官之說學者所稔聞文衡宰相之說予之言顧藉諸
公之請而以質於王先生是爲序

送徐太守北轅序

用袁銜

余嘗讀昌黎送楊少尹序稱漢疏廣受以年老辭位去公卿供張祖道都門外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以比少尹謂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夫疏與揚皆以老去人猶思之如此若夫才方足有為功已著於世若吾省桂林徐公祖者其去也供張祖道爭言其賢或至唏噓歎息泣下此又人情之必然者矣徐公遼陽人慷慨有大度予曩計偕抵京師即耳其名籍甚後予登進士公以吏部考功筆帖式進秩六品雖未得為

送徐太守序一

傾蓋交然向往之心久矣。今上十三年滇逆構變粵西多事。朝廷慎選良司牧冢宰以公名進得橫州公性孝以兩尊人在堂辭不就適少司馬陳公祖受命巡撫知公才強與偕至梧制閩金公以公爲可屬大事即以蒼梧道篆授公時予避孫逆亂隱平樂山中聞公籌畫備禦西逆訶知不敢以梧爲意逮兩粵失守公屏居常往來曹溪丹霞諸名山外示優游若無意世事者而私居晝夜北望涕泣不自止其忠君孝親之忱未嘗頃刻去懷也十六年將軍傅公復蒼梧公實左右之余從山中得將軍手書挈家歸國始晤公蒼梧班荆道舊前

十餘年傾慕之私一朝以寫及予待罪銀臺公即擢守桂郡時王師四路進剿柳州再叛再服滿漢大兵集省城動十餘萬芻茭餉糗所費不貲公咄嗟立辦供億無缺而又不畏強禦有犯法者即按治之滿漢無敢譁逞者以是民咸安其居不知有兵也會太夫人訃至公泣血不視事滿漢大臣慮公去合疏並留奉 旨報可稽典故外委守令丁艱無具題者即題亦無允在任守制者有之自公始蓋特典也厥後藩司缺部堂麻題公署篆臬臣入覲京師撫軍即復題公護理皆異數也予每從往來諸紳縉問鄉里間事嘖嘖稱公德政更僕不盡

而於柳南大兵凱旋定旗奉撤回京公調停措置悉中
機宜民無騷騷厥功尤偉云予方拭目公報政來京將
見其君子冠蓋相望祖道東門外以敘慇懃其小人肩
摩轂擊斷紉攀轅而不能舍以去也不謂竟循陷賊例
報罷於是桂郡貳倅州縣牧尹與其屬里居士民咸遮
道言徐太守在官廉以率屬寬以子民禮士勸農通商
惠工善政班班即報最去人情尚不能已况罷去其能
自己乎走人京師謂予一言以祖之予惟徐公祖之去
與廣受巨源異而人情不忍舍之情則同嘗考其遇變
出處事蹟甚明當兩粵俱陷公無尺土可守託即以身

殉國固號忠貞然無所短長之効功名事業不獲見於
時也亦猶匹夫之為諒耳公惟守不字之節人莫能免
為護之伏為蛇之屈潛身遠害一旦躬逢光復出經濟
之才綰太守之綬籌兵措餉方之蕭相關中寇恂河內
迨不是過昔顏杲卿守真定安祿山反未設備與長史
袁履謙迎之旋即起兵討賊忠流史冊士固有暫誣以
求伸者要察其志何如耳况公深藏遠引未嘗暫誣哉
今天子神聖用才如轉圜公之北上自當有明孤忠
盛績者竝邀寵擢以大展其抱正不獨二千石之榮而
已也諸公何感焉予雖不能文然知公最深請以此言

皇朝書影集卷一
三
爲左券敢與漢之史画爭照耀也哉

文公書舍記

徵館於茲五年矣其父兄勤於教其子弟勉於學文風蔚起英賢輩出可謂美矣然數年以來或假館於善果之寺或寄讀於永福之菴竊歎梵宮蘭若遍天下而古之所謂鄉塾黨庠者寂然無聞也寧獨茲土哉豈吾儒之道不及浮屠而所以爲教遠謝桑門耶何其重若彼其輕若此也去年秋棘罷歸諸生不以徵技之弗售復群相從庠士黃子應宣乃與諸父兄卜築焉初春經始季春工峻負圍面溪清流入戶山色聳翠古木菁葱左右町疇雜植群葩遠覽近觀神怡心曠雖茅茨土階

未遑丹雘而師生有舍講習有堂亦庶幾不致假館於僧房寄讀於禪院也僉謀所祀於徵徵曰請祀昌黎伯韓文公丁丑肱用禋薦焉自迎神逮徹俎諸生肅慎將事耆幼環覩罔不恪恭祭畢而燕有起而謂徵者曰吾道與異端殊五帝三王以前無論已自春秋迄於今孰有盛於孔子者乎楊墨塞路辭而闢之孰有尚於孟子者乎漢晉以還佛老徒出聖學薰蕪天人理昧講而明之孰有過於周程張朱數子者乎今讀語孟之書可見已何子不之及且昌黎公文章節概尚已然言仁義則僅及其用論性情則品而為三若夫引傳而遺格致之

功談儒而稱荀楊之學其於吾道豈非舖其醴未餒其醴造其戶未底其室者乎何子獨崇之深也徵曰然然否否諸公亦知菽粟布帛之於人乎夫菽粟為飽布帛為煖舉世所同也乃有人焉絕而菽粟使不食而飽禁而布帛使不衣而煖天下靡然惑之而自即於饑寒而有一人焉菽粟未甚辨也布帛未甚分也獨毅然排群惑而正之曰菽粟為飽布帛為煖凡不食菽粟無飽者也不衣布帛無煖者也天下翻然從之以免於饑寒然後有數人焉取菽粟布帛分辨詳析以教天下曰此菽也此粟也舍之無飽者也此布也此帛也舍之無煖者

也而天下之人曉焉皆知菽粟布帛之爲功夫菽粟布帛始爲之者功大已然群惑而正之與旣正而曉之孰難而孰易哉孔子孟子始爲之者也周程張朱數子使天下曉焉者也而昌黎公則群惑而正之者也當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邪說橫流仁義充塞濂洛關閩之學未傳也公獨毅然以正人心爲已任使學者知尊孔孟其功豈易訾哉至於切諫佛骨而直震天下出使廷湊而氣寒賊膽貶刺潮陽而誠感鱷魚皆赫赫在人耳目萬世所瞻仰者今吾與諸子群然奉公慕而生敬敬而思學則直可以事主誠可以動物氣可

以配道義况公之爲文陵轢百代炳燭古今尤吾輩之慕而願學者乎今梵宮蘭若遍天下苟天下皆知公之可事而轉事佛老者以事公則鄉塾黨庠庶乎復盛吾知異端由斯可以永絕矣此徵之所以獨崇公也孰謂公於吾道舖其糟未底其室哉衆皆唯唯是築也芝蕃楊君天祥黃君一枝楊君咸効力焉命徵書之以爲記

韓泉記并頌
文公書舍成將秋嘗夕而散步明月在天山空樹靜四
望如画水聲號號然而獨峻嶺懸崖無從取汲顧而樂
之已而歎曰清溪在望而取汲無從豈非憾乎翼日乃
與門人羅印義黃瓊楊楚生楊爾恒斬艾蓬蒿將取於
前溪狹徑陡削及溪而已倦倦少憩始旋步於書舍之
左得小溪荆棘蕪翳莫見其源予曰闢之爾恒披而取
道刈草至泉少焉荆棘開而嘉木植蕪翳去而細流響
滌之漉如視之漣如聽之潺如濯之清如掬而烹之香
如甘如而去書舍無遠也不逮息而及明日遂取以嘗

韓泉記并頌

文公書舍成將秋嘗夕而散步明月在天山空樹靜四
望如画水聲號號然而獨峻嶺懸崖無從取汲顧而樂
之已而歎曰清溪在望而取汲無從豈非憾乎翼日乃
與門人羅印義黃瓊楊楚生楊爾恒斬艾蓬蒿將取於
前溪狹徑陡削及溪而已倦倦少憩始旋步於書舍之
左得小溪荆棘蕪翳莫見其源予曰闢之爾恒披而取
道刈草至泉少焉荆棘開而嘉木植蕪翳去而細流響
滌之漉如視之漣如聽之潺如濯之清如掬而烹之香
如甘如而去書舍無遠也不逮息而及明日遂取以嘗

僉曰是泉之在此邇矣昔人之處此衆且久矣無有得之者今一旦而得之以祭雖無奇然非文公之賜不及此請名之曰韓泉乃爲頌曰文公書舍負圍面溪水聲潺潺取汲惟遲匪伊遲之山陡而峻路絕而崎溪雖在前至水已疲有溪難得猶之無溪以茲慨歎胡然圖之書舍之左細流似瑳荆蓁叢穢莫得其所予曰闢之衆皆云可薦蘿惡木蟻穴螺羸刈之修之拔之抽之旣滌流之又潔澄之叢穢旣盡逝者如斯微公之錫何以獲茲清泉冽兮北流括兮嗟前之人胡弗得兮淪漪漣漪美且甘兮當其未治鬱然荒兮今惟治之抑若芳兮濯忘兮

兮湘兮以秋嘗兮或烹或者煮莫不臧兮頌以紀之俾無

忘兮

平樂郡學記

代署撫麻

古帝王之平治天下者莫不重學三代以前尚已迨於漢唐明帝之環橋聽講太宗之增創學舍炳卿史冊洎夫宋明諸誼辟咸詔州縣立學良以學校之盛衰關政治之得失學校興則士敦名節尚禮讓風俗日進於古學校弛則人不知義寡廉鮮恥而風俗日趨於敝粵西僻處天末自秦漢始置郡邑迄今學宮子弟與十五國等如蔣少傅敬之呂少傅和卿皆以文章科名為時賢相我朝定鼎聲教益隆多士彙興賢才輩出乃吳逆變亂學校廢弛民陷塗炭弦誦無聞今上十六年軫

粵西受害獨深赫然整旅予奉敕督師十八年冬復膺特命兼署巡撫廣西都察院事惟時柳州再叛羽檄交馳且土穢水煩人劊吏侵田畝莠而未墾糧稅紊而不清籌兵足餉所爰究而爰度者殆無暇晷亦安能投戈而講藝息馬而論道乎越朞年諸政漸有成緒馬承蔭旋亦悔禍來歸大師四路進勦滇黔民汙小康十九年春釋奠先師廟予躬詣瞻拜顧宮庠茂草堂廡不除加以大兵駐臨因循踐踏班馬交嘶健兒接踵不禁心怍怍然動負誓不遑免冠引責曰是予之過也夫是予之過也夫何以妥先聖之靈而廣教化哉爰檄所屬有司

凡學宮頽敝蕪穢亟為補葺冀除桂林功用告成平樂郡守婁君倣舜承予檄亟董治之鳩工庀材仍其舊址大成有殿櫺星有門啟聖有宮明倫有堂東西兩廡名宦鄉賢無不畢舉仍仍登登噩噩采采平之文廟煥然改觀資以捐而不費於公力以倩而不病於民經始於某年月日落成於某年月日師生有鼓鐘之慶百姓有闕宮之歌商賈頌於市行旅往來之人歎息咨嗟咸稱婁郡守為治之知所先也而郡守請記於予以鐫諸石予嘗督師平江觀其東縈山一帶翠峰朝聳如画如屏正當聖廟之前且考其舊誌天繪有亭籌邊有樓山川

秀異為嶺表襟喉如胡澹菴鄒志完亦嘗流寓斯土若
毛經之剖決周渭之節操代不乏人今 聖天子崇儒
重道既有四書日講之頒又有博學鴻詞之舉求士必
得軼漢唐宋明諸君而上之將咸五登三以躋於吉帝
王之隆盛而婁君克知所重煥巍其郡之庠序諸生居
息其中當必有名世之儒應時而出以副乎山川人文
之秀如蔣呂諸公其人者雖然學非直此也將以明道
而繼聖也道莫大於五倫五倫莫首於忠孝爾諸生日
講明而實踐之達則尊主而庇民為名公卿賢宰執窮
則安貧而守道恂恂粥粥亦不失為聖人之徒倘徒事
咕嗶以苟功名不能守身而徇世俗則豈惟非予與婁
郡守修學之意其亦非爾諸生誦法聖賢之志也已得
因所請而并以規之

梧州府學記

代王宗師

嘗稽圖經梧襟三江連五嶺為百粵總滙舟車之聚貨物充積異時聲教文物之盛殆與中國等然地界兩粵明開督府以總制之自是用兵遂為必爭之地迺者孫延齡之叛兩圍梧州十六年欣逢光復吳世琮復圍之故其民膏鋒鏑困轉輸兵燹頻仍昔時積貨之區盡為瓦礫之地而况夫子廟在城東南門外一望荒涼鞠為茂草謁朔望祠春秋有司皆瞻拜荆棘中蓋有年矣十九年秋予膺簡命督學粵西始至即檄各屬有司修葺破者補廢者建梧郡守藺君佳蔭首以興復為已任鳩

正庀材親董理之自正殿櫺星門明倫堂啟聖宮兩廡鄉賢名宦祠敬一亭罔不輪焉奐焉翬飛鳥革而又繚以垣墻塗以丹雘蓋比往日盛時之學宮尤改觀矣復得進士黃裳吉為教授欣然捐資共勸厥事召弟子負講習其中彬彬然可謂盛矣二十一年補行辛酉鄉試梧郡得雋者五人僉謂非蘭守修學之功不及此予歲試較士抵梧循故事釋奠於先師諸生環集橋門丐予言記之予按梧學自宋元祐元至正間幾為遷改明成化中都御史韓雍始建於斯面大江枕雲嶺浮山一砥萬壑皆宗苟際昇平無事郡有司不專急簿書而以教

化為務俾多士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講明聖賢之學措身仁義之途出可以致君澤民處亦可以淑身善俗如長孫氏用經學顯於漢清惠公以亮節聞於明他如士彥威之保障吳廷弼之友恭皆梧產也若夫科第之盛代有其人亦不獨五子之得雋而已今天子仁聖往年有四書日講之頒近又有博學鴻詞之選留心文治崇禮樂以靖干戈爾梧當永享承平之福諸生苟念郡守脩學之勤而盡心於為己之學勉為君子儒毋近小人事將必有顯大名傳當世如長孫清惠其人者豈但區區科第而已哉諸生咸唯唯學博黃子遂以其言鐫

石而為記

人重其德也...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心
...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心
...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心
...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心
...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心
...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心
...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心
...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心
...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心
...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心

永寧州學記

代王宗師

嘗考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
之六藝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
弟焉蓋治民莫先於育才而育才必重乎學校由來尚
矣粵雖僻處西陲自秦漢以迄今茲英賢輩出代不乏
人廼者滇黔之變阻聲教者七載 今上十九年秋予
承簡命較士茲土覩學宮茂草懼儒效濶疎檄行修葺
期與良有司共勸文治以大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心
一時省郡平梧莫不輪焉奐焉見予記者不一矣二十
二年永寧州牧郭君大琦以重新其州學復請予言勒

石予按省誌永寧在桂林西百五十里舊爲古田縣邑僻而巖嘉靖間有入省會而剽帑金者其俗之獷悍可知隆慶四年中丞殷公正茂始討平之陞爲州請增廩增弟子貢十人無亦謂詩書可以善俗文教可以格頑歟本朝定鼎德教覃敷癸卯鄉試永寧竟掄榜首予較諸士亦類多閎肆不羈之才豈非風俗與世推移之彰明較著者耶然兵燹之後學宮傾圮民形鳩面鵠士半菽不飽有司籌兵措餉仰屋之不給疇克以泮宮芹藻爲已任上下不病爲永圖歟乃郭君與其州博張子鴻翻不請捐於上不告釀於下概出已資毅然修舉經

始於二十一年八月落成於今年三月正殿兩廡啟聖宮明倫堂戟門櫺星門罔不備具磚甃木石之需匠役丹雘之費共計一百四十有餘鎰可謂篤於政教之事也已予嘉郭君之功因爲辭以告其州弟子曰爾諸士亦知使君修學之勤乎夫正道雖明人心易惑緬觀天下佛宮梵宇繡柱雕甍惟爾使君煥巍其庠序爾諸生居習其中當講明聖人之道爲臣盡忠爲子盡孝母遷於異端毋負乎名教三德六藝惟日孜孜出則以致君澤民居亦可格頑善俗是爲克副使君修學之勤而不失學校育才之意若徒馳志於功名不能潛心於實學

豈惟非予與使君期望之心亦非爾諸生誦法聖賢之心矣是為記

永安州學記
代王宗師

永安州學記

代王宗師

余嘗披覽輿圖歷考前誌永之為州居溪谷之中界潯
梧之壤昔韓襄毅公平藤峽每於此經營蓋以其地既
遠教化鮮及五屯修蒞之間獍狼錯處地方小有烽警
則徃徃煽之為亂如明季土鎮竊踞永蓋後服即邇者
吳逆構變此州之揭竿者猶多武競方熾文教未敷學
宮頽敝良非一日 本朝光復州牧丁君亮工奉檄刺
斯土覩宮庠鞠草懼儒效濶疎與其州學博人士勉力
倡捐修廢舉墜木主之遺失者亟為設立明倫堂之久
圯者更為創建正殿兩廡巍然煥然適署撫憲麻公有

肅清文廟之行而永安之學早已報竣於是朔望之期
召集闔州紳士人民取憲頒鄉約全書 上諭十六條
講解其處環橋門而聽者蓋數千人余較士平樂而州
牧丐記於予余思夫興學育才督學事也敢謝不敏爰
作記以告其州人士曰惟天生民若有恒性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棄而不教則鄒魯之民間有畸行勤而教之
則吳越之俗實多俊民蓋君臣父子之倫疇忍自外惟
是教化不先容或鋌而走險今爾州牧重新聖廟修復
明倫堂朔望講約所以奉行常事者至矣爾諸子弟當
知所以自勵讀聖賢之書必身聖賢之行毛經周渭豈
異郡人學術既端風俗自上興賢舉能國有令典余雖
未能躬歷其地見其輪焉奐焉者幾何楹藏焉修焉者
幾何士而喜其州之知有學也故稽其往事勗以今修
而并以為學之大意告之云

灌陽縣學記

代王宗師

灌邑古零陵地灌水出焉自全隸於桂而灌陽人士後先頡頏文風之盛殆與中國等矣乃邑邊於楚地遠而巖經明鼎革兵馬驛騷以故學校廢弛弦歌聲輟本朝定鼎三十餘年雖多士升庸不可指屈而時事方艱夫子廟未遑修葺繼以吳逆構變湖南為戰場者數年灌邑壤接干戈日尋邑之人士救死弗贍奚暇治禮義康熙十八年春本朝光復諸逆鎮雷火飛奔民稍肩息訓導朱雲以歸正功奉撫檄還原職目擊頽圯日甚身任其事約諸紳士醵資重修鳩工庀材於康熙十九

呈雪齋集卷一
年三月廿四日經始越今年八月正殿戟門厥工告竣
兩廡明倫堂相繼修舉宅舊益新落成於某年月日木
石之費若干磚甃之費若干椽楹榱桷之費若干工匠
之費若干巍然煥然無僣無侈而遣人請記於予余稽
夫灌邑文廟原建於關外之西有明萬曆丁亥始遷於
邑治之東其時規模湫隘天啟庚申廼爲之增修而擴
大之規模於焉始備然自庚申至壬戌歷三年而後工
竣迄於今六十有餘年矣苟非繼起有人則何以光前
啟後乎然而建學之意則不可不舉以告也夫諸生亦
知學何爲乎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之而爲健

順五常之德無有異也迨夫習染旣殊風俗遂別至於
賞罰刑威而莫得若其恒性者聖王知其然故設爲庠
序學校以教之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使其民無不入
乎其中而受學焉俾其明之於心修之於身行之於父
子兄弟夫婦之間而推之以達於君臣上下人民事物
之際莫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旣成而又與其賢能
者列於庶位當是時也義理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
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迨於後世學校徒存其名
師儒置而不講當誦法聖賢之時即以爲弋取功名之
計况乎咕嗶八股弁髦倫常忠孝滿紙全無實用功名

雖或倖成事業終於何有道學不明風俗日敝職是故也今爾諸生於學宮既成之日當以聖賢自期必為君子之儒無志小人之事夫風俗與教化移易士為四民之首諸生勉乎哉若夫掇巍科登顯要分內事也亦奚用余之置喙為

融縣學記

代王宗師

古者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建國之學政以至大胥小胥教人之法既詳且備其學宮之名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由來尚矣然而郡縣未有學也郡縣之有學自宋始而盛於明以逮於本朝粵西僻處邊陲戰國為楚粵之交秦漢時始入中國而柳州之學自子厚知柳州建文宣王廟而為之記而後彬彬然文物之盛殆與中國等矣夫三代之學皆以明倫緬惟國家建學之意與學校教人之方不過欲人講求聖賢之理而由乎經常不

易之道爲臣盡忠爲子盡孝如此而已迨於後世學士
徒事咕嗶有司治而不教間有留意學宮廢舉墜非
請於公則病於民簿書催科之爲務而不知教化之當
先也此其所以不及於古歟融舊號潭中隸於柳而界
於會城兵燹之後學校久廢熊君飛渭以名進士來尹
是邑始至之明年觀學宮頽圯鳩材庀工大門甫建而
滇警隨聞不能報竣雖欣逢光復而柳州再叛再服融
爲要衝戎馬接踵有司惟芻蕘餉糗是急趨走不暖席
何暇修文學講禮教乎去年春余奉命衡士至粵大懼
人才放失首以庠序爲孜孜惟時各守令亦相率以興

起爲已任如桂平梧諸郡屬或捐資重新或力爲剏造
請記於余者不可指屈而融之學宮亦相繼落成先師
有殿兩廡廟門噩噩采采詢其費不煩於公帑不派於
民間熊君真能因時集事而爲政之知所先也爾諸生
講習其中當思朝廷設教之意而毋忘修學之功必
以古聖賢自期將見人才鵲起多士喬皇以媲美中國
禮樂文章之盛詎不偉歟抑予考粵志融有真仙巖宋
太宗頒御書百二十軸藏其洞斯固人文煥發之徵也
又聞有靈壽溪者相傳仙人投丹其中飲者多壽夫水
土之良固足以養人而益算然史書所載服金丹而傷

其生者亦不為少爾諸生誦法孔孟學術邪正尤不可不早辨也因并舉以相儆焉

柳城縣學記 代王宗師

嘗考輿圖柳居嶺嶠之表山水清曠意必有奇才偉士鍾其秀異者乘時間出乃詳諸人物唯上林韋旻武仙謝洪何寥寥也柳城古號龍城在郡之上游水有龍江之美山有文筆之秀而文獻無聞焉豈山川徒擅其勝而不鍾靈於人耶良由地處西偏庠序廢弛人不知學故也况滇黔構亂柳州再叛再服百姓困倉盡於轉輸筋骨疲於道路士一菽不飽其何能勵於學耶今上十八年秋余膺簡命督學粵西十九年春始克蒞任時恐秋棘伊邇由柳而賓不數日而抵邕其於柳之各學

未能遍歷備示所以立教之法爲學之道以曉其人士
且於時滇南正在用師黃明猶然梗命羽檄交馳軍需
孔亟柳城令駱君斯才乃能獨以學宮修復爲已任丐
序於余以告士民不數月而貲具鳩材庀工又不數月
而工竣殿廡庖福巍巍煥煥當斯時則滇南已蕩平黃
明已授首多士賓興綸渙疊至而駱君復遣使求記於
余謂龍城自明迄今鮮有科目茲學宮旣新而庠士葉
生嘉猷即得雋誠非修學之功不及此余思夫學宮爲
育才之地士之得雋自必由茲但古人設學之意豈專
在此夫學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本三達德行五達
道以馴致乎聖神功化之極由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
推於家國天下之遠爲臣盡忠爲子盡孝無非學也即
無非學宮之所爲教也若夫博科第成功名則固學者
之餘事耳余重嘉駱君之能興學又嘉葉子之得雋而
邑人有所觀感也因述其圖誌原其廢興而舉國家立
學之意與爲學之大端以告之俾諸士有以自勉將見
韋謝諸君子不得專美於前也是爲記

臨桂縣治記

代張縣尊

臨桂固劇邑也居會城附郭上司之所駐臨諸郡邑之所聚集也一省之事自首郡始首郡之事必自首邑始凡奉行憲件諸郡惟首郡是視郡事無大小惟首邑是問尹茲邑者不但承奉本郡而諸郡邑之事實莫不胎胚於斯也縣治在府西南隅建自明洪武間不特卑陋湫隘之堪憂而棖折垣頽之足懼余至官日顧而歎曰甚哉前人之視茲為傳舍也其何以公聽斷而臨吾民也時值藩旗回京百務蝟集何暇及此越明年賴各憲撫綏輯柔之德時和年豐有司奉行簿書而已每出視

事顧庭宇欲圮惴惴焉不可朝夕乃鳩工庀材外而大
堂內而川堂三堂又內而住宅燕廳皆以次修舉又捐
資購左右前後地基增其墉垣於是臨民有堂聽事有
廳居息有所工竣余笑謂客曰前人視官署爲傳舍余
乃今視傳舍爲久居余豈若是憇哉蓋嚮明出治之地
爲士庶之所觀瞻况朝考其職晝講其政夕序其業莫
不在斯苟視其傾圮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漫不加
意焉亦何以爲敬爾有官慎爾有事者哉計爲椽楹之
費若干陶甃之費若干磚甃之費若干丹黝之費若干
塗墍之費若干工匠之費若干夫役之費若干合計若
千金皆出余之自捐而不派於民爰記之以見劇邑勞
吏之苦衷云爾若曰無僿前觀無增後侈則余豈敢

義學記 代張縣尊

臨桂義學何昉乎自崔藩臺請令各府州縣設立義學昉也康熙二十二年前撫臺郝公既建華掌書院於會城檄學憲王公擇庠序之尤者咸來就學延師授業諸生至者月有廩餼於是教將有成藩憲崔公以粵民貧俗薄秀良鮮少既無執簡橫經之地又無從師取友之資列在膠序人數寥寥絃誦之聲里無一二請令各府州縣設立義學選取儒學中老成有學行誼端方之士立為社師官給館穀以資膳養遠近寒素子弟願受業者咸使教授檄行各郡屬而臨桂首及焉余思教養者

有司之責也易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即微憲檄猶將勉之况憲檄諄諄若是乎時雖蒞任未幾然曷敢不竭力於是選地得南門之內舊屋數間勢甚宏敞捐資購買營而新之選師儒於署縣學事府博高君得劉生湛然乃集群肄業弟子得二十餘人余捐給館穀擇吉諏良俾入義學而課習焉兩年於茲諸生游泮者得雋者比比矣益向學不少輟余於簿書之暇常過討論因進諸生而謂之曰爾諸生之爲學可謂勤矣各憲樂育之恩可謂至矣然亦知古者學校之設與士之用心何爲乎呂東萊先生有言學校之設非

爲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群其類使習爲文詞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用心也爾諸生日取此言而誦之思之於心而又措之於身將見達則爲公卿賢宰執窮亦不失爲通今博古之士有學有守之儒庶幾毋負各憲樂育之心與余相期許之意也已社師劉湛然率群弟子咸起拱立曰謹受教願勒石以垂訓後人於是乎記

嘗讀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旱乾水溢民無
菜色何世之隆也自商鞅壞井田富者田連阡陌貧者
一菽不飽偶有凶荒民填溝壑留心民瘼者亦不過為
之因時制宜隨事補救耳故魏李悝有平糴法漢耿壽
昌有常平倉法宋朱熹有社倉法皆膾炙人口炳燭史
冊而賤糴貴賣要惟常平倉法為可行余以菲材筮仕
臨桂臨固粵西首邑雖舟車之所會商賈之所集然其
小民自耕種外無他業况其地春夏則雨集溝澮皆盈
入秋則亢暘酷熱溪澗俱涸畝畝之間農夫農婦暴烈

義倉記

代張縣尊

日中庠水不休歇會無尺寸之潤良亦苦矣以故收穫之際富者尚慶倉箱播種之時貧者已號饑饉余叨茲民牧惻隱者久之意欲做耿壽昌常平法出公本於穀賤時增價糴之以利農穀貴則減價糴之以利民乃邑當衝劇瘡痍未起藩旗起身諸務僕僕既無餘金又鮮暇晷有志未逮今年春捧督憲檄謂粵西地方窮民鮮能蓋藏一至穀米登場不顧終歲之計盡出糶賣賤如糞土所謂樂歲粒米狼戾是也迨至青黃不接市價踊高力農之家反致乏食轉徙流離勸諭捐輸以備荒歉大哉斯言固見留心民瘼之盛意然亦何其獲我也爰搜澁橐捐買穀一千石又捐資於西門內購瓦屋若干間修葺貯藏名之曰義倉貴則減價平糶賤則增價收買遇大凶荒則悉以賑濟幸而豐裕則出陳入新永久不廢倘後之有司踵而行之積三十年之通雖有旱乾水溢亦庶乎民無菜色也已

瞿少保傳

瞿式耜號稼軒江南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初任江西永豐令有政聲課最以魏闡當權七年不就考崇禎間始授掖垣直聲振朝野南都召起正人公以戶給事中晉京兆丞擢廣西巡撫時粵地凋敝公嘉意撫綏盡心釐剔民賴小康乙酉八月靖江王作難稱監國閉公藩邸及敗公復任事發策擒之并其黨械閩省伏誅粵西以寧晉兵部右侍郎閩汀失守永曆嗣立端州公爲吏部侍郎兼閣學典銓內璫王坤用事以墨敕補大司馬等官公抗疏極論其失凡士大夫爲坤所排陷多營救

得免坤又促永曆走楚公疏言粵不可棄請身留桂以
守桂功進武英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臨桂世伯
是時藩鎮紛爭兵驕將悍公竭力調護保鄣維持招徠
撫字民甚德之庚寅冬定南王兵入嚴關各鎮將悉遁
去公與司馬張公同啟誓死封疆俱被執王雅重之寘
於別所委曲勸諭公不從幽囚四十餘日公賦詩張公
和之其詩有蘇卿絳節唯思漢信國丹心止告天劫運
千年彈指到綱常萬古一身留軀命已交初到刻喜嗔
遑計就刑餘又有君臣千古重生死一身輕死豈求名
地吾當立命觀之句臨刑其絕命詞云從容待死與城

亾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
香里人楊生名秋者爲公具棺殮又血在頸面目儼然
如生

張司馬傳

張同敞號別山湖廣江陵人萬曆首輔居正之曾孫也
舞象即補弟子負試輒高等生平慷慨負義氣尤長於
詩崇禎間追恤江陵相業復其官蔭一子中書舍人以
公襲職時朝政紊亂公痛哭陳言爲忌者所中掛冠歸
永曆嗣立公以功晉兵部左侍郎加尚書每慨然曰大
丈夫苟可以報國何惜此七尺軀諸鎮將憚其風采不
敢以文士目之庚寅十一月定南王兵入嚴關公督師
靈川兵潰從江東入城謂留守瞿公曰事迫矣惟共死
封疆而已遂被執王久耳公名欲活之寘於別所勸諭

百端公不從有命延一刻慚難負論到千年慮益深應
知同學談忠孝決不偷生負鬼神之句王召公面諭之
公以死自誓猶張空拳將擊王左右兵之斷公臂傷睛
有舌存不信乾坤去臂斷寧同兒女傷臂先頭斷生堪
賤身為城亾計豈疎之句左右曳公跪公不肯席地而
已猶慢罵左右以木塞其口有腰膝尚存堪作鬼死生
有數言呼天銜木焉知舌在否傷睛因笑眼多餘之句
瞿公贈公詩有云文山當日猶長揖堪笑狂生禮太疎
張子已成千古事知予結局定何如又有斷臂傷睛木
塞唇猶存雙膝見忠臣但將一死酬今古剩有丹心質

鬼神等句王稔知公志不可屈命斬之以禮殯葬聞者
無不哀之其臨刑絕命詩云彌月悲歌待此時成仁取
義有天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後詩破碎河
山休葬骨顛連君父未舒眉魂兮莫指歸鄉路直往諸
陵拜舊碑

馬撫軍傳

丁巳冬在平樂山中作

公諱雄鎮字坦公遼東遼陽人康熙九年以內國史院
學士巡撫廣西清簡寬和正己率屬不事紛張而利興
弊革無何將軍孫延齡與都統王永年等構成大案斯
時藩鎮方張咸欲生亂公力為調停變得不作甲寅正
月滇南偽檄至粵公知粵西必變苦無兵乃遣官密請
制提救援及三月十九日孫延齡果奉偽朔遺公大帽
逼與同事且以楚粵三省總督餉公而令從偽各官再
四陳說利害公度不免乃具朝服望闕再拜入辭宗祖
會賓客閉戶投繯為家人所覺破戶抱持繩指項不得

死公大恚曰若輩誤我於是陰藏其印篆四月遣長子馬世濟詣京師請兵六月復遣其次子馬世永長孫馬國楨詣京師告急未幾延齡訶知公所繳非真撫篆又知公連遣子姓詣京師遂籍其家公拔刀自刃血流被體左右奪其刃因被執大呼過市道路皆為含涕延齡幽諸別室其友孫成陳文煥守義不去亦被械繫公既兩不得死又絕食數日亦不死與其夫人子女在幽室中咸以死自誓時延齡雖奉偽朔而實不用其令公亦庶幾其或悔禍焉而得還疆土於朝廷先是吳逆知公無降附意命延齡殺公厥後知公未死又屢以偽檄召

公欲用之公托疾不起寢苦四載足不履地寧就死不應召延齡諭知公志不可屈亦不甚強丁巳十月吳逆遣吳世琮誘延齡殺之并收公及其少子二人僕九人公至營箕坐不屈且嫚罵世琮曰千歲欲大用汝何為屢召不去公曰吾奉命巡撫廣西當死廣西去將焉往琮曰汝不去欲圖不軌耶公曰三桂叛臣賊子吾恨不能殲其首以報國封疆大臣義當如此何為不軌吾討賊之志不遂今日是吾死期勿復多言遂與子僕俱被害夫人李氏長媳董氏妾顧氏女二人婢二人皆自縊時康熙丁巳十月十有二日也聞者莫不悲公之死而

嘉公之忠嗟乎自古節義多矣若公之一忠自矢四年之間有如一日可謂從容矣而妻妾死其夫子若女死其父僕若婢死其主節義萃於一門洵不可及也已爰記以俟諸作史者

祭婦翁張公文

嗚呼我翁至孝性成事父承志德業邵隆奉母義養饌雞茅容輕財如糞正直秉公濟人之急恤人之窮平筭若髯四我諸公凡稱交誼俱翁是崇屢丁離亂尚克彌縫何天不弔遭此閔凶憶徵識翁實為已丑先人棄捐一無所有惟翁具眼知徵偃蹇謂徵成立期望匪淺癸巳之春移居謝村字我以女授我以田同居共爨二十餘年翁之抱病去歲之秋飲食如常謂可無憂不意臘月與翁永訣徵走在肇翁病在岑疾不能侍藥死不得憑屍衣衾棺槨誰則備之臨穴大慟翁其有知雖翁之

廉潔生前之服食器用誠恐浼已而徵之職分死後之
擗踊葬祭寧無恻然即佛事渺茫爲儒者之不道而追
報無由亦仁人所共憐且翁壽躋古稀長素四十餘載
受戒頂湖皈依棲壑大師是亦隨其願好今謹以仲冬
翁誕前之一日延僧於家誦經禮懺祈超淨土嗚呼一
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翁之所知也翁其
下與平筭若髯四我諸公遊於九原而近者景元先生
亦相從升遐使幽冥得見亦不憂無侶矣獨徵思念音
容攀輓無策撫今追昔其痛悼何有涯也謹具冥儀用
申哀悃伏惟翁靈是格是嘗

祭唐副戎文

嗚呼羽雲天道難知世事難期如君之才文武兼資如
君之忠矢志不移如君之仁保愛斯民如君之義濟人
危急如君之智深明大勢如君之信久要不棄如君之
勇戡亂除兇初簡平鎮茂績斯隆載守臨賀賢聲益播
義不附逆狂瀾柱石入定岑溪不動聲色協防封開近
悅遠懷首倡歸正親王將軍章扎頻來洎整雄師恢復
岑容并降鬱北允矣奇功勳高不賞難封李廣補授督
標豈曰酬勞守梧方畧至今稱道拒敵潯江砲創殊傷
剜肉忍痛紹徽雲長名醫妙劑業慶安康去秋握手曾

上壽觥胡爲殘膈膈症非常嘔覆飲食疾似轉劇解衣
看視相對哽噎別君抵桂音鴻未絕一月之間詎料永
訣吳子郵書展讀踟躕卓子面言始知匪虛吁嗟乎人
生猶寄耳顏淵非天盜跖豈壽名節旣立便成不朽如
君才德鼎鐘竹帛况有令子繼志述事君之遄亾非君
不幸邦家生民皆爲弗競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惟徵株
守寒羶身同匏繫病不侍君藥斂不憑君屍交情似此
何憾如之今聞訃已閱月尚不能拊棺一哭以盡鄙私
徒有愁腸一日九迴吁嗟乎子期不作鮑叔難起范張
夙約今無已矣聊陳薄絮用告靈旌庶幾乎得與君之
子敦永好如君在之日也滇事克平君其可少憫於九
原也夫君之子聯翩而仕君其可少憫於九原也夫嗚
呼哀哉君其格是哉

代邑人祭唐副戎文

惟公鍾河嶽之正氣抱經濟之長才聲滿京華名隆兩
粵初領鎮平而海波不揚載守臨賀而么膺斂跡忠貞
永矢百劫不移甲寅之變土鎮蜂起我岑邑幾不自保
仰賴我公奉督憲命屹然來鎮斬林萬勝馘孫雲客扼
藤容之險凡諸草竊望我公之旗幟罔不遁走披靡岑
獲少安而公禮賢敬士視民如子饑者食之寒者衣之
民之戴公不啻如父公有所愾民共敵之公令所至民
爭承之民有疾苦公惟摩之公有喜欣民胥樂之胡爲
天不勲遺哲人其頽一聞訃報士呻以歎民戚以呼深

山窮谷莫不嗟咨非民私公惟德是依非公私民惟德
是圖某等幸居寓下久荷帡幪因民之情無以誦公謹
具哀詞用告蒼穹不腆常奠以表寸衷惟公歆止降格
從容

祭傅撫軍文

嗚呼我公地下河嶽天上日星累朝閎闕振世才名練
江湏水政簡刑清擢守慶陽再覲龔黃釐奸摘伏無敢
鴟張首發吳逆之隱謀圉不憚終邀聖恩之存注安
置何妨泊夫滇黔變亂兩粵徬徨我公出入患難安猶
泰山爰集義旅歸正龍南恢梧定粵績紀太常何期誓
師滅賊遽陷遐荒罵賊不屈死骨猶香名標青史萬古
流芳徵也小子幸識公於蒼梧夔伏之日承公樂顧更
全我於遷播流離之間公之知我舊矣我之報公何焉
忽捧仙訃有淚如漣雖然我公復何憾哉文秩太保武

晉將軍殊眷特寵駿業奇勛上下今古疇克如公即使
安享壽考無病而終亦不過多博數年之尊榮胡能光
垂竹帛著不磨之精忠且公志取滇黔以報聖主滇黔
一日未靖即公志一日未遂也公盡節於貴陽城外在
九月六日而我師克貴陽即在十月二十一日是非公
爲厲鬼以擊賊之明驗乎昔張巡許遠守睢陽城陷三
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亾史臣謂天以完名付兩人方之
我公其此物此志也夫今大師四路進勦恢取滇南尅
日以異罪人斯得公其可少憫於九原也乃或者謂公
母老子幼以爲公慮者夫公以身許國矣遑恤其他古
人移忠作孝義正類此若夫有德之後必昌公之澤在
天下名在史官崇德報功國有令典又何憂後裔之不
顯揚唯徵等感公之知思公之不可復見不禁涕泗之
汪洋聊布素辭用告靈旌公其有知來鑒斯誠

代祭傅撫軍文

嗚呼嘗聞持天下之大慮者具天下之大才者也成天下之大名者立天下之大節者也惟我將軍少擢魏科即登仕版雄才偉略秤心斗膽滇水練江賢聲善政沒世不忘載守慶陽首發巨奸雖蒙安置愈抑彌光滇黔既變將軍糾集義師建節龍南赫然整旅諸路來降旌旗直上恢梧定粵績紀太常此非大才之彰彰者乎然當吳逆尚守臣節之時 聖恩隆渥誰敢批其逆鱗者惟將軍預燭其奸則其持天下之大慮何如也洎夫巡撫粵西剔弊安良興廢舉墜細大畢張士民愛戴遠近

歌揚而乃力請出師寧處不遑其奮不顧身欲蕩掃滇黔以報 皇上知遇者定之固已蚤矣是以柳州再變被陷賊中僞主污以僞職不受就義從容卒之慷慨罵賊竟死黔陽杲卿秀實異代同芳非立天下之大節者乎然今精忠所動遐邇嘖嘖穆將軍殞斂修舉祀禮全粵文武士紳莫不祭奠遙望號呼部院大臣繪疏入告卹廕之典更非尋常可及者則大名之成又何如也獨某等夙邀寓下感沐厚恩未能報答高深於萬一而見諸公子之哇哇在抱也不禁涕泣而悲傷謹具常儀聊申絮酒將軍有知鑒格不遲

祭郝撫臺文

嗚呼天生名世翊運而興當其生也道濟天下及其歿也澤在生民洪惟我公中山產瑞爲甫爲申少掇巍科驟躋清要旋衣繡斧出按錦城方蜀寇之鳴張厓廟謨於西顧惟我公之叱馭策安攘於保寧旣而力辭私賞暗褫逆藩之魄奏免牛租更生全蜀之氓首發三桂之隱奸寰宇服幾先之哲幸蒙 聖主之默鑒曲全以迤北之行泊乎特詔賜環巡鹺兩任二十年之流離已共白於天下十六疏之忠忱更炳著乎楓宸乃值粵疆陷逆咨公綏撫時維炎夏不憚宵征甫下車而旁求民隱

值選舉而獎掖惟勤其愛民也輕徭豁逋問閭疾苦靡
不身痲瘵而切經營其馭吏也發奸摘伏俾十餘年之
城狐社鼠爲之一清其讞獄也平反數四哀矜憫惻惟
恐不得其情其造士也適館授粲不啻子弟親之遠大
期之爲儲王國之禎凡公所行之善政吏士軍民莫不
群仰其厚澤深山窮谷無不共沐其深仁固宜君子萬
年永綏全粵胡爲乎天不勲遺建牙二載遽騎箕尾而
返玉京豈公勤勞孔瘁厭塵囂而薄圭組抑天不惠我
士庶使不獲長庇乎幪帡嗚呼已矣而今而後民有痛
楚孰爲噢咻士仰楷模孰爲甄陶歎國僑之忽逝誰嗣
興悲悼君實之云亡市無相杵况某等屢侍執經親承
咳唾其將何以爲心嗚呼泰山其頽梁木其萎望總帳
之高懸典型難再想聲容於几席涕泗交傾號呼擗踊
匪哭吾私靈其有知鑒此微誠

祭曾爾璞老師太母文

惟我太母裔出名門相我太師令德恭溫徽音允嗣宜
子宜孫篤生我夫子幼而聰穎舞象能文其蔚其炳悼
末學之支離以道自任闡明程朱盡心知性某等小子
鄙在西岑緬懷大道譬猶瞽之無相俛俛乎何所之幸
我夫子善誘善掖如在幽室之中而與我以燭如將傾
危之際而持我以手也成我之恩與生我並當太師與
太母古稀雙壽之年某等曾登堂而効祝也太師壽躋
耄耄升遐之日遠邇同哀而太母挺然松柏老而益健
方憶期頤懸悅之晨得偕諸及門製錦稱觴爲我夫子

慶萊舞也爲國家慶有道而躋此仁壽也胡爲乎遽聞
其頽其萎之訃耶雖然我夫子道隆德茂宜乎得位行
政致乎君而澤乎民也乃竟數奇場屋不能以祿養而
但以善養其聞之德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太母親見
四世之桂芬蘭茁矣將來光大閥閱報我夫子以報我
太母者豈有量哉若夫百年之壽今世罕儔某等與太
母之子若孫固可以無憾也已

祭李母文

惟母懋德鍾岑之靈溫恭淑慎閭閻儀型孝事翁姑厥
有令譽佐我夫子賢書早著治家有法教子義方亭亭
玉樹邦家之光惟某小子幸獲奉教於夫子與母令裔
誼猶兄弟方期上岡陵之祝旣熾而昌旣壽而臧胡爲
乎遽乘鶴駕而返仙鄉俾夫後之人徒懷懿範而涕泗
汪洋乃茲良吉爰歸窀穸敬蠲常儀用告靈車惟母有
知降格不徐

此碑之文，其辭甚古，其意甚深。蓋碑之於人，猶墓之於地。墓之於地，猶碑之於人。人死而後，其德業之存，其姓名之傳，皆賴此碑以昭示於後世。故君子之於墓也，必先求其碑。碑之於墓也，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墓無碑則廢。此碑之於墓也，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墓無碑則廢。此碑之於墓也，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墓無碑則廢。

處士黎奇登墓誌銘

古者藁葬不樹不封千秋之後蓋有土平而莫之記憶者矣孝子仁人之心不若是憇由是有封以誌之者樹以誌之者銘以誌之者然猶不能備知其親生前之善狀家世之淵源故又爲文以誌之謂之墓誌仁人孝子之情於是乎獲稍慰也然文以誌者如歐陽公朱文公皆自述其前人嘉言懿行以見孝子不忍之心若求文以誌則非名公巨卿之言不足藉以重也吾鄉奇登黎君少失所怙克盡子職事大父大母以孝聞又能畢舉先喪婚嫁其孤弟妹以友愛聞其治家勤慎處世和平

素性嚴直雖丁離亂而百劫不移其二子粹初粹貞皆從予遊予嘗偕邑城守徐公國才援勦遊戎唐公羽雲造其廬幽處於森林密箐間觀其布置籌畫磚甃之堅整垣墉之固厚守望有樓居遊有所雞黍留賓烹鮮剝笋竟醉而歸所謂隱君子者其庶幾乎仲子粹貞既游岑泮長子粹初亦贊禮黌序又非所謂義方教子者歟滇黔之變土鎮蜂起余與邑人以鄉兵斬陳四又與唐公共破林四孫雲客等賊粹貞皆効計力不憚勞苦爲桑梓綢繆丙辰逆賊踞岑大肆劫掠君被傷粹貞被執需餉不已君不能措抱憤以卒惟長子粹初拊棺丁巳

夏粹貞脫難歸得鄧子某助金始克歸窆謀誌於予予思君之生平若此仁人孝子之情誠不能若是恻既不欲自述其事而必以丐文於人自非名公巨卿其奚能藉以垂遠耶惟是予旣獲登君之堂知君之行又於君之子初貞有一日之長也其安能嘿以俟之哉君生於明萬曆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享年若干配某氏生初貞女某孫某於某年月日葬於岑某山之原爰誌以銘曰惟勤與儉是以克家惟子與孫是以昌厥後翁安吉兆又何憾於彼僭竊之草寇

渭南熊徵者其先山東人譜源於慶遠先人狎以游官
信宜遇亂著籍於岑徵母覃氏誕徵時有異祥自五六
歲即能成誦不勤於師八歲已通列國東西兩漢三國
水滸等書席間應答古今如流坐客咸失色歎羨十三
失父貧不能就學依若髯廖先生侍其翰墨盡通一切
書啟文詞時婦翁張遠塵見而器之遂得聯婚乙未遭
兵燹被擄至粵東丙申從東回始究舉子業戊戌冠童
子軍補府學弟子負庚子試復前茅即雋副榜准貢從
九江爾璞曾老師門下得程朱正學所授生徒皆有典

渭南自誌

庚申

法滇警初傳時曾擬平滇三策討逆檄文呈於各憲料賊必敗團練鄉人保守要隘每一紙出鄉人奉之不啻符節若心耳目手口之相喻也先蒙制臺召入募中待以賓主後蒙撫臺彙疏具題聞於朝宁去歲八月補潯州府教授十月改補桂林府教授以奉賚恩詔長途酷暑遂爾受病留家調養日益沉重誠恐君子不察謂居官焉而懷家冒色焉而殞命則大不然也徵平生女色妻妾之外無所近好直言若見不善則怒髮上衝冠論當世事如指掌事後當成敗若燭照而龜卜其志蓋在附驥青雲得展所抱而不謂遽至於此也謹自識以求

正人君子諒焉

附錄布政使司詳文

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為書生盡忠殺賊受害慘苦
乞恩轉詳題報事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奉巡
撫廣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鹽法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仍帶加四級郝批據提學道呈詳康熙二十
一年五月初一日據岑溪縣紳衿李占春植國琦張廷
輔李芬李挺春謝堯天黃應宣鄧宗孟謝登臺廖之藻
黎粹貞羅印義林廷茂廖延年黃瓊莫朝棟陳喬濟嚴
鼎劉世禎等具呈前事稱竊惟有功必賞 朝廷之大
典有善必彰鄉里之輿情康熙十三年吳逆構亂孫延

齡叛據粵西六月內梧州失守土鎮吳鳳破岑奪印本縣貢生今署桂林府儒學教授高熊徵與邑紳士誓不從賊團練鄉勇保固地方偽總兵陳士龍統逆駐扎岑溪欲侵廣東羅定西寧等處熊徵與邑紳士鼓勵鄉兵竟斬士龍曾經具報督院金給示獎勵安撫百姓在案八月遊擊唐鳳奉令鎮岑詢知熊徵不肯從逆諳習情形請商機宜又共破偽總兵林萬勝於藤縣義昌地方破偽總兵孫雲客於藤縣黃塘地方俱梟賊首民賴以安及偽總兵王邦相與各偽道鎮大勢犯岑熊徵為唐鳳畫策調集鄉勇設伏協同官兵大破各偽道鎮於容縣坡里地方擒其梟將解送總督金梟示時粵西闔省俱陷僅存梧州所恃岑溪兵民協力屢破逆賊後因總督金儒洞失利牌調唐鳳出岑熊徵與賊為仇棄家同赴肇慶偽道鎮痛恨岑民放槍三閱月追求熊徵不獲焚其廬舍繫其親眷闔邑紳衿悉罹慘害徵岳張遠塵致死黨葬通邑憐之後在封川又與唐鳳共擒偽總兵吳天偉等跡其前後忠義百折不回今幸 本朝光復蕩平凡不從逆殉難忠義之士悉蒙優恤現奉 恩詔內開孝子順孫皆得表揚熊徵從前殺賊被害事事真實勁節固為可旌忠孝本無二致理合具呈赴欽命大

宗師臺前伏乞轉詳題報俾忠義知所觀感等情到道
就經批行梧州府確查詳報去後今據該府詳稱據岑
溪縣申稱依奉查得庚子科副榜拔貢高熊徵存心報
効矢志忠貞遭變亂而不從逆團鄉勇保固一方堅操
全節品行可嘉是以岑邑士庶口碑難泯額懇題旌者
也今奉行查實蹟遵行據該鄉里隣具結前來覆查無
異理合出具印結申詳并申繳印甘各結到府據此隨
該卑職查看得岑溪縣拔貢生高熊徵品行端方忠誠
砥礪當僞逆鴟張之際能率紳士誓不從賊力團義勇
斬殺渠兇立志始終不渝勁節良可嘉尚輿情式協允

宜表揚以風勸忠義者也茲據該縣察明結報前來理
合轉詳憲奪等因詳報到道據此隨該提督學政按察
司僉事加三級王如辰查看得見任委署桂林府儒學
教授高熊徵當逆變而堅貞自矢團鄉勇而禦侮多方
輿情既歌恩之不忘國典宜優敘以褒功今據該府詳
報前來相應轉詳伏候本都院題敘咨部施行緣由奉
批仰布政司察例詳報奉此遵即備移提學道覆查去
後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准該道移稱案查教
授高熊徵旌表一案先據梧州府詳報前來業經本道
確看轉詳茲奉批察例是否與定例相符在貴司衙門

自有定例可查惟祈再加確看裁酌轉詳撫院批示遵行等因准此該本司布政使司顏敏查看得委署桂林府儒學教授高熊徵乃岑溪縣拔貢生也當逆變之時而能團集鄉勇禦侮多方矢志忠義先經學道察明行據該府縣結報詳奉本都院批司察例詳報等因伏查欽奉 恩詔內一款地方變亂以來凡盡節殉難官員除已經恩卹外如有未經恩卹者詳查具題俱加恩卹等因欽遵頒行在案是盡節殉難官員已奉有 恩卹之例今熊徵以一貢生於未經委署教職之先能忠義辦賊誠可嘉尚但查與盡節殉難官員之例未符應否

題請旌異以示鼓勵緣奉察例詳報事理本司未敢擅便合就詳覆伏候本都院酌奪施行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十日詳奉

巡撫廣西都察院仍帶加四級郝 批高熊徵既稱與例未符不便題請候本都院給匾旌揚仍移該道遵照繳

附錄提學道詳文

提督廣西通省學政按察司僉事王如辰爲矢志報効
罹禍最慘叩憲俯察恩賜題明事康熙二十年四月十
九日據梧州府呈詳前事內開康熙十九年正月初六
日奉撫蠻滅寇將軍都察院傳批行布政司彙查通省
紳士被陷未仕者造冊詳報以憑題敘咨部補用等因
備牌仰府照依事理即便轉行所屬查有紳士被陷未
仕者迅即查明被陷未仕緣由核果妥確造冊申繳以
憑詳報撫院題敘咨部施行等因奉此就經備行蒼藤
等一州九縣查報去後前據各屬回稱俱無被陷紳士

緣由業已申報在案今又據岑溪縣詳稱依奉遵查具報去後隨據本縣貢生現署廣西桂林府儒學教授高熊徵呈爲矢忠不污僞命乞恩附卷通報事稱徵原由本縣庚子科副榜貢生康熙十三年正月內滇檄到梧人心震動徵時草野即擬平滇三策討逆檄文呈於督撫二憲及先平南王料賊必滅六月梧州失守土鎮吳鳳破岑奪印徵與邑中紳士鼓勵鄉勇殺其僞總兵陳士龍十月遊擊唐鳳奉令入岑徵又協力共破斬僞總兵林萬勝孫雲客等蒙督憲金咨會先平南王尚原撫憲陳牌委監紀同知康熙十四年十二月逆兵大勢踞

岑徵棄家抵肇賊以徵矢志不從盡拿家屬親戚累繫室廬焚燬岳父張遠塵死無棺木通邑共知後在封川又與副將唐鳳破擒僞總兵吳天偉等蒙督憲金具題在案康熙十七年十二月藤江師撤岑溪失守徵又督率鄉兵守險破走土鎮曾琦康熙十八年二月老父臺入岑徵又鼓勵鄉兵協同官兵恢復本縣城池業蒙撫憲傳牌委團練同知彙疏具題在案去歲八月蒙督憲金委補潯州教授十月內又蒙撫憲傳改補今職竊徵自遭變亂獨矢忠貞破家團練歷歷有據今奉行查不受僞職紳士只得備歷前由呈赴臺前懇恩附卷通詳

督撫二院俾知草野微賤之士亦有早知大義之人倘邀具疏上聞各處懷忠守義之士聞風興起必有奮志協力鼓勵殺賊者矣等因准此當即備行里隣查報去後就據里冬鍾良田左右隣張君寵廖伯祥結為書生不污偽命乞恩通報事稱遵依結得本縣貢生高熊徵自甲寅變亂團練鄉兵殺死偽總兵陳士龍又與遊擊唐鳳協力破斬偽總兵林萬勝孫雲客等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偽周踞岑棄家往肇又與唐遊擊共擒偽總兵吳天偉等康熙十七年官兵出岑又團練鄉兵協力恢復本縣城池並不會受偽職偽劄康熙十八年十月內

蒙督撫二院委補桂林府教授今蒙取結所結是實等情到縣據此該卑職查得本縣貢生高熊徵係庚子科副榜品行端方素懷忠義屢遭寇亂矢志不從團練鄉兵保障一方効力軍前赤心報國今奉通查之例當邀獎勵之典取有里隣甘結在案今據前情理合詳請憲臺轉奪等緣由到府據此隨該卑府覆查看得岑溪縣貢生高熊徵華門素士志澹巖阿先年慘遇變亂矢志冰貞奮圖効力報國為心且不受偽職誠岑邑士中之錚錚者也合就詳請憲臺轉奪等緣由於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具詳藩憲奉批高熊徵矢志不貳

深可嘉尚已補桂林府教授矣該府即與存案可也等因在案查高能徵雖補教授第其挺節不渝匪獨不甘從逆且屢經協率鄉勇破賊有功勛誠難泯又棄家赴肇受逆害最慘今際憲臺提衡西粵正該官千古奇遘冰貞藉以爍見之時所據前情相應補詳等緣由到道隨經本道批據詳教授高能徵拒逆命而全節操允稱忠貞之奇士糾鄉勇以挫賊鋒更見經濟之宏才授職雖行酬勳未遂仰梧州府賜扁獎勵可也印發去後隨該提調學政按察司僉事王如辰查看得桂林府儒學現任委署教授高能徵才品兼優文武備具疊遭變亂

堅守貞操已爲可嘉據該府詳稱雖補教授第其挺節不渝匪獨不甘從逆且屢經協率鄉勇破賊有功勛誠難泯棄家赴肇受害最慘詳報前來雖事屬已往然有善不彰恐爲蔽賢相應詳請本都院酌賜獎勵以鼓忠義可也伏候憲裁批示遵行康熙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詳十月二十日奉

巡撫廣西都察院仍帶加四級郝批風靡草偃益見孤松之挺高能徵皜然潔白真足砥柱三江儀型多士仰候賜扁獎異繳

之士於朝而求其

之於朝而求其

之於朝而求其

之於朝而求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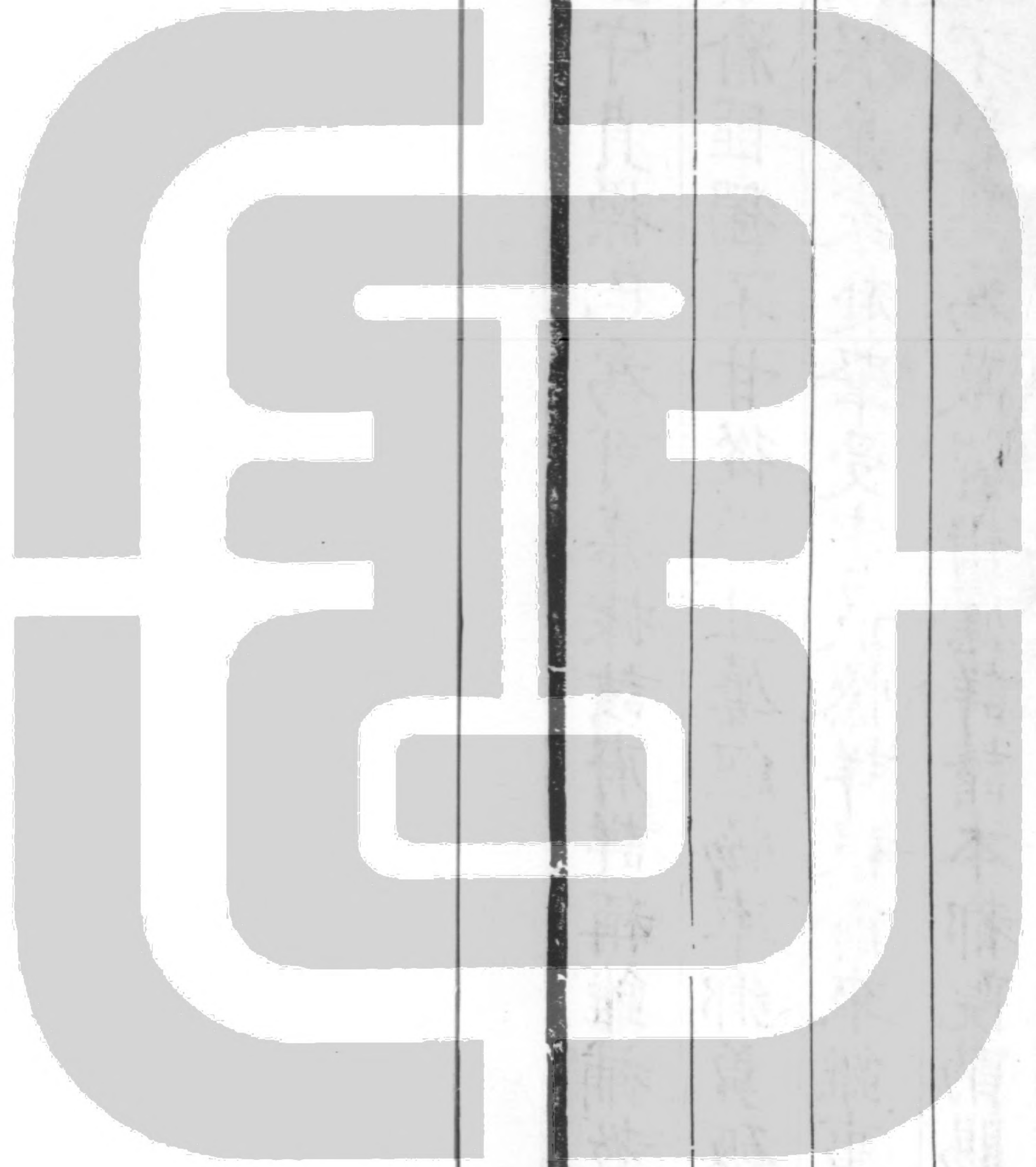
之於朝而求其

之於朝而求其

之於朝而求其

之於朝而求其

之於朝而求其



卷一